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侠骨颂

上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37

侠骨颂

①

(台湾) 独孤红 著

目 录

第一章	雨夜来豪客·····	(1)
第二章	酒肆隐奇高碑店·····	(31)
第三章	卧虎藏龙北京城·····	(52)
第四章	红牌师爷 ·····	(101)
第五章	恨晚之交 ·····	(135)
第六章	将计就计 ·····	(184)
第七章	笑谈故人来 ·····	(235)
第八章	钩月之夜双雄会 ·····	(266)
第九章	薄命红颜情难忘 ·····	(323)
第十章	奇峰平地起 ·····	(378)
第十一章	借刀杀人 ·····	(411)
第十二章	龙争虎斗 ·····	(490)
第十三章	浴血闯关 ·····	(539)
第十四章	一命换六问 ·····	(600)
第十五章	荒原单骑 ·····	(679)
第十六章	突出奇兵 ·····	(723)

第一章 雨夜来豪客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都门帐敛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是一阙词儿，是宋朝大词人柳永的雨霖铃。

这也是一缕清音，清音来自一座骤雨方歇，那上弦钩月昏暗冷辉洒照下的不知名的深山里。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里的季节，本来就比平地要晚一个时候，尤其是雨后。

如今，这座不知名的深山里，正是明月照松间，清泉石上流，空气清新，微寒、寂静。

那一缕清音，就发起于此山的最深处，那云封雾锁，一片迷蒙的半山上。

半山上，偶而强劲山风吹过，云雾微开，灯光乍闪，偶露几角

丹檐翠瓦，高喙狼牙。

倘若透过云雾看，便可发现，那半山腰间，倚着峭壁，面临断崖，傍着丛丛铁骨穿云，碧叶鸣风的修竹，建筑着一座画栋雕梁，朱栏玉砌的小楼。

若再透过那灯光外透的轻纱窗格往里看，更可发现小楼内的陈设不亚王侯之家，是既华贵又考究。

那灯光透窗处，是一间布置高雅的书房，书房内，红毡铺地，四壁分悬名人字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靠东边粉壁下，摆着一只枣红色的漆几，漆几上是一只香烟袅袅的金狻，与一具玉质古琴。

西边壁下，则摆着一张色泽斑斓的竹制凉椅；南壁下，是两只漆椅与一张茶几。

北壁正中，悬挂着一柄柄镶珠宝的长剑，壁脚下，是一张巨大书桌，书桌上一列整齐书册，再旁，是一只小巧玲珑的八角琉璃灯，灯下，桌前，正坐着这小楼的主人——

一个玉面朱唇，剑眉星目，俊美、潇洒、飘逸、脱拔，更难得气度高华，隐隐有慑威的白衣书生。

这书生，手里正拿着一张素笺，素笺似因年代过久，那本来雪白的颜色中，带着点焦黄。

那双手，白晰、修长，唯一扎眼的，是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只不知为何物打造的乌指环。

素笺上，墨渍色泽未减，字迹娟秀，显然出自兰闺中人，那一行行，一句句，写的正是：柳三变的雨霖铃。

不用说，那缕清音是发自书生之口，你听！那袅袅余音犹自绕梁不散！

一点不错，书生他愁眉轻锁，神色黯淡，目光中是一片迷惘，正以颤抖的手，缓缓放下那张令人触目伤感，吟之更复魂销的素笺。

住在这不羨神仙的小楼里，会有什么值得他愁的？

恐怕那非关病酒，不是悲秋，而是……

素笺放下，迷惘目光呆呆移注那轻纱窗棂，突然摇头一声目含忧郁，足以令人心酸泪下的轻叹。叹声未落，蓦地里，他痴态尽扫，双眉挑起，目闪冷电，适时，一声苍劲沉喝起自了楼外：“什么人敢夜闯……”

喝声忽然转为一声惊“啊”，书生脸色一变，霍地旋身，就在这刹那间，房门砰然一声大震，豁然而开。

开门处，一阵疾风飞卷而入，灯焰猛晃，摇摇欲灭。

书生及时一声轻哼，未见他作势，琉璃灯焰暴涨，立刻稳住，再看房门口，一名环目虬髯，身躯高大威猛的黑衣大汉，浑身浴血，满腿泥泞，环目暴睁，须发俱张，当门而立。门外，一丈内，紧跟着另一条高大灰影。书生神色再变，自座椅上霍然站起。

他刚站起，黑衣大汉已经发话：“阁下是圣手书生萧……”

书生目中飞闪冷电寒芒，猛一点头：“不错，阁下夜闯接天崖，难道不认得萧某人？阁下是……”

黑衣大汉突抬双手，十指箕张，一抓一扯，嘶地一声，撒开黑衣前襟，然后双掌并探入怀，只一沉腕，双掌之上，已平托着一个用红绫包裹着的白胖婴儿，婴儿双目紧闭，恍若酣睡未醒。

人目婴儿睡态，黑衣大汉神情猛震，腾出右手，一探婴儿鼻息，这才神情一松，一张虬髯满布的大脸上，绽开了一丝难得的笑容：“幸不负所托！”双掌向前一伸，将婴儿递向书生。

书生眼见情状，本就惊愕，如今更是一怔：“阁下，这是……”

黑衣大汉环目圆睁，震声喝道：“接住！”喝声中，婴儿离掌飞出，直投书生。

书生一呆，身形电飘，一只手接住婴儿，另一只手刚要前探，黑衣大汉已虎躯猛晃，狂喷出一口鲜血，砰然倒地。

书生神色剧变，适时，门外那高大灰影疾射入房，灯光下，身形立现，那是个满头白发，面貌奇丑的独目驼背老人。

他一俯身，巨掌探处，一把攫上黑衣大汉腕脉，只一把脉，当时全身震动，缓缓收回了手，抬起独目，望向书生。

书生神目如电，立即了然，神情微黯，道：“桑大哥可知此人是谁？”

独目驼背老人微摇皓首，话答得有气无力：“老奴久绝武林，十多年未在江湖上走动，不过……”

望了地上黑衣大汉尸身一眼，接道：“此人功力奇高，适才他闯进院中，老奴竟拦他不住，更难得他内腑早碎，竟仅凭一口真气支持至今。”

书生眉锋一皱，默然未语。

独目驼背老人又望了地上黑衣大汉尸身一眼，继续道：“老奴虽不知道此人是谁，但有两点显而易见，第一，他是受人托付，专为送此婴儿而来，第二，那托付他之人，认得恩主，不然他不会问明恩主昔年名号之后，方始放心交出婴儿……”

书生点了点头，沉吟说道：“可是桑大哥忽略了一点……”

独目驼背老人随口问道：“什么？”

书生接道：“桑大哥与我自当年北京事后，隐居此间，十多年来，跟外界无丝毫来往，当年的朋友们，也没有一个知道我们隐居此处，那么，此人怎会寻来……”

独目驼背老人截口说道：“恩主忘了，霜姑娘知道……”

书生脸色一变，唇边闪电掠过一阵轻微抽搐，摇头说道：“不，连她也不知道，我没有告诉她！”

独目驼背老人道：“那么，还有天威山庄里的人！”

书生略一挑眉，旋又摇了摇头：“天威山庄中，也不过只有查家四兄弟知道，我当年曾对他们一再告诫，他们不会，也不敢轻泄我这隐迹之处，再说，看情形，此人的来处也不在附近，这跟他们拉不上关系！”

独目驼背老人苦笑着说道：“那就非老奴所能明白了……”望了书生手中婴儿一眼，接道：“恩主，此子又是……”

书生也自摇头苦笑，道：“我正要请教桑大哥，不知此人是谁，便难知此子来处。”

独目驼背老人独目神光炯炯，不离书生手上，道：“老奴斗胆妄测，此子必非来自寻常人家。”

书生注目道：“怎见得？”

独目驼背老人道：“恩主请看那包裹物，可是寻常人家所有？”

一语提醒梦中人，书生这才留意到那包着婴儿的那幅红绫，只一眼，他便不由心神震动，立刻皱起眉锋。

那幅红红的包裹物，看似绫，其实不是，而是极为珍贵，水火难侵的天蚕丝密密织成。

这种东西，寻常人家自是没有，那不是出自有数的几个武林世家，便是出自深宫大内，寻常人家连看都不可能看过。

书生他所结交的人当中，除了少数饱学名士外，多属武林同道，至于深宫大内里的人，则是绝没有一个。

而遍搜记忆，他也想不出当年的知友之中，有谁家藏这稀世珍宝，有谁可能娶妻生子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

沉思间，书生脑际突然灵光一闪，出手解开了那幅天蚕丝

巾，丝巾一解开，一物顿现眼前，那是小孩儿佩戴的一块项佩，这类“长命富贵”的项佩，一般都是金的，而这一块却是一方洁白无瑕的玉佩。玉佩上，正面镌有四个篆字：“九龙御璧”！果然，佩面中央部份，镌有九条张牙舞爪，栩栩如生，直欲腾空飞走的神龙。

看了这，书生不由心头一震，再翻看背后，却另有四个篆字，写的是：“如朕亲临”。

这，更令得书生为之脸色一变！这，也更能证明婴儿的确不是来自寻常人家！

尽管已经证明了婴儿绝非来自寻常人家，但是，书生依然苦于想不出这婴儿的来处，为什么偏偏派人送给他，而且是不远千里，还赔上一条忠义性命。

因为，他没有结交那深宫大内，甚至于官宦人家的朋友，就算有，也不可能知道他的隐居在此。

书生目注独目驼背老人，独目驼背老人只说了这么一句：“此子当真是福命两大，人家为他浴血奋战，赔上了一条命，他如今竟仍是酣睡不醒！”

书生眉峰一皱，道：“桑大哥，我是问……”

独目驼背老人截口说道：“恩主都茫然不知所以，老奴又那能知道什么？”

书生默默不语，须臾，双眉一挑，目闪威棱：“桑大哥！”

独目驼背老人电射出门而去，片刻之后，飞掠入室，躬身复

命：“禀恩主，老奴遍搜全山，未见半个人影！”

书生哼了一声，道：“拦截他之人，想必未敢入山，桑大哥，他是由何处入山的？”

独目驼背老人略一迟疑，道：“老奴不敢隐瞒，通天阶沿途遍洒血迹，想必是由前山……”

书生脸色一变，道：“桑大哥，查他伤势！”

独目驼背老人俯身细察一遍，道：“禀恩主，无外伤！”

书生冷冷说道：“桑大哥忘了看他背后！”

独目驼背老人一惊垂下皓首：“禀恩主，老奴该死，但老奴不以为天威山庄……”

书生双眉一挑，冷然截口：“桑大哥，我只问他背后是什么伤？”

独目驼背老人身形一震，头垂得低：“老奴不敢欺瞒恩主，那是查家四兄弟的独门……”

书生脸色再变，哼了一声，道：“可是致命？”

独目驼背老人点了点头，点得极其轻微。

书生目中寒芒暴闪，手一伸，把婴儿递向独目驼背老人。

独目驼背老人机伶一颤，没接，急道：“禀恩主，那有可能是此人强欲登山，而查家兄弟……”

书生冷笑说道：“那么，他查家四兄弟，总该有一人见见我！”

不错，到现在没见人来。

独目驼背老人一震，道：“这个，这个，老奴以为，那是慑于恩主禁令，未敢……”

“那是平常，”书生道：“如今这是什么事？他兄弟怎敢在我面前杀人！”

独目驼背老人不敢再辩，忙道：“就是要去，也用不着恩主自己去，只消老奴跑一趟……”

书生截口冷笑，道：“我恐怕他几个会把桑大哥也留下！”

独目驼背老人还想再说。

书生双眉一扬，突地沉声说道：“桑大哥，你接是不接？”

独目驼背老人浑身俱颤，忙道：“老奴不敢。”伸双手接过婴儿。

书生威态稍敛，抬手一指地上黑衣大汉尸身，道：“桑大哥，小心照顾婴儿，在我回来之前先别动他，我要去问问他们，是谁叫他们逢人便下此毒手的。”

话落，飘身出门，背后响起独目驼背老人恭谨话声：“老奴遵命，敢请恩主大度留情……”

未待他把话说完，书生已然下了接天崖，那一袭雪白儒衫，闪电一般，直落通天阶下，疾飘而逝。

在这座不知名的深山山脚下，有一座屋宇连绵的庞大庄院，庄院四周的围墙，全是根根巨木编钉而成。

识货的行家，一眼便能看出，那巨木不是寻常木料，而是坚

硬无比的铁心木，这种东西编钉成的围墙，那要比砖砌的围墙牢固多了。

这座庄院的大门，也不是什么两旁分峙石狮子的朱漆大门，而是三根巨木搭成支架，再用根根巨木编钉而成的栅门。自然，这种栅门，也要比寻常门结实得多。

那栅门上，红漆横匾上有四个大字，龙飞凤舞，铁划银钩，笔力劲道雄浑异常，写的是：“天威山庄”。

而且，那横匾两旁，还分悬着两盏瓜型巨灯，巨灯上，朱笔分写两个斗大“查”字，把这庄院前十余丈内，照辉得同白昼，纤细毕现。

时值深夜，这时候，那两扇巨大栅门，自然是关着的，所以，站在庄院外内瞧，除了庄院中央，那根高可触天，悬挂着一盏风灯的旗杆及那连绵屋瓦外，别的是看不到什么。

此时此刻，也难看到人影，不过，那站在栅门两旁，一边四个，两边共是八个抱刀黑衣大汉该属例外。

这时候，除了夜风阵阵，那庄里庄外三盏巨灯随风不住摇晃外，也一切都是静的，连那栅门前的八个抱刀黑衣大汉，也如同泥塑木雕的一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甚至那八个脸上神色，也是一派木然。

蓦地里，夜空中飘坠一条白影，直射庄前，是山中那小楼的主人，书生。书生他数丈外驻步停身，双眉一挑，刚要发话，突然，

他身形一震，目闪寒芒，电射而起，直落八名抱刀黑衣大汉身旁，再一细看，立刻神情震动，勃然色变！

怪不得个个如同泥塑木雕，神色木然，一动不动。

原来是个个俱已死去多时，书生他绝世高手，宇内第一，目力如神，只一眼，便看出这八名抱刀黑衣大汉，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形下，突然被人点了死穴致死。

这手法，既狠且毒更高！半晌，书生冷哼一声，身形再起，翻过栅门，掠入庄内，庄内一片死寂，听不到一丝儿声息。

夜深，固然该人静，本该万籁俱寂！可是，既有门外所见，这寂静，就不表示正常现象。

首先映入书生眼帘的，是那灯火辉煌，四门大开的大厅，此际，别说是书生，就是换了个寻常人也能看得清楚。

大厅内，盛宴正酣，一张八仙桌上，围坐着十几个人，盛宴正酣丝毫不假，围坐着十几个人也一点不错！

可是这本该杯觥交错，猜拳行令，吃喝谈笑，声喧户外的十几个人，却也如同庄门外那八名抱刀大汉一般，个个泥塑木雕，一动不动，显然，九成九也是……

书生玉面煞白，红了眼，二十多丈距离，他一闪身便到了大厅门口，如今他看得更清楚了，可也看得目眦欲裂，悲愤填胸，发梢儿冲冠欲起。

八仙桌上，那十几个人，面内背外的，是四个白面无须，英武

逼人的中年汉子，那是威震武林天威山庄的查氏四豪！

由查氏四豪的两旁边往上看，是七个五旬左右的黑衣老者，这七个黑衣老者究竟是谁，书生他却不认识。

虽不认识，但是那显而易见，这七名黑衣老者，必然是天威山庄查氏四豪的客人，在这席间宾主同欢时，跟查氏四豪一起遭了毒手。

这趟作客却作了鬼，一桌盛宴成了阎王宴，一席酒也成了绝命酒，早知如此，只怕是拿轿子抬，他七个也断断不会来了。

好好的一席盛宴，如今是酒冷，肴残，人死多时，好好的一场宾主交欢，热闹气氛，如今也成了一片悲惨景象。

书生他看得出，这在座的十一人，除了那七名黑衣老者身无半点伤痕，像是被点死穴致命外，查氏四豪的眉心各有小指般大小的一个深洞，但怪的是不见一丝血渍。

这是什么手法，凭书生他那渊博胸罗，竟也看它不出。

而且，姑不论那七名黑衣老者功力深浅如何，单凭查氏四豪那威震武林，宵小丧胆的一身所学，居然在这种不容抗拒的情形下遭了毒手，那行凶之人一身功力可知了。

好半天，书生他才以颤抖的心情，由牙缝里迸出一句：“好狠毒的手法，好狠毒的心肠！”

白影一闪，长虹划空，直射庄外茫茫夜色中。

他走了，不过不是真走了，他还会来的。

他没有到别处去看看，那倒不是忘了，而是他不忍再看。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以查氏四豪那等功力尚且不免，以七名黑衣老者那访客身分尚且不免，其他的人又何能幸免？

他料对了，还好他没去别处看，不然他会发现，那别处地上躺着的，死像更惨，更令人不忍卒睹。

这一趟，他是白跑了，不但是没能弄清楚什么，反而更加糊涂了，只因为，他发现查氏四豪身死已有半日功夫，丧命之时至少要早在黄昏时分，算算时间，那该在死在他小楼中的那位黑衣豪客到达这山脚下之前。

那么，这证明那黑衣大汉不是死在查氏四豪之手，可是，那黑衣大汉背后那致命伤，出于查氏四豪独门暗器又作何解？

当然，那有可能是那位黑衣豪客杀了天威山庄的人，在拼斗中，自己也中了查氏四豪的独门暗器“霹雳针”。

然而，那是要在拼斗中，看大厅内的情景，甚至于庄内庄外，却根本没有一丝拼斗痕迹。

再说，以常情论，黑衣豪客护送婴儿，假如没人拦截于他，他绝不可能自己生非惹事。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天威山庄的这些人，以及那黑衣大汉都是死在另一人或一批人之手，可是，这种可能又有两点疑问。

第一、黑衣大汉背后那查氏四豪独门暗器之伤仍不可解。

第二、那黑衣大汉护送婴儿而来，与天威山庄可说毫不相涉，行凶者的目的如在黑衣大汉，该犯不着招惹天威山庄，其目的如在天威山庄，又何必加害黑衣大汉？

就这，令书生他百思莫解，揭不开，打不破！

但是，还有令他百思莫解，想像不到的，可惜他背后没眼睛，没看见，这件怪事，发生在他腾身飞离大厅之后。

他刚离开大厅，倏地，大厅内灯火全灭，紧接着一溜火光冲梁而出，顷刻间大火熊熊，直上云霄。

自然，这情形终究惊动了书生，可是书生他没有折回来看个究竟，那倒不是他不想回来看看，而是他不能。

因为，他此刻本身发生了问题，正盘坐在山道旁一块大石之上运功逼毒，动不得，他知道，倘若他不顾体内之毒，折往山下，那么，今夜连他自己这条命也要赔上，权衡轻重，他只有咬牙强忍，先顾自己这有用之身。

那毒，他是刚发觉，就在他心气浮动，悲怒欲绝，驰离天威山庄后不久，突然觉得四肢酸麻无力，脑中昏昏有倦意，他诧异之下，运气一试，顿时大骇！

那是一种剧毒，而且毒性已然蔓延，如果不是他功力绝世，发现得早，那后果……

好半天，他才自那块大石上缓缓站起，眼望那山下冲霄火